

論“出名”和榮譽問題

——答讀者來信——

中國青年出版社

論“出名”和榮譽問題

楊 耳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4610

論“出名”和榮譽問題

楊耳著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1 3/16印張 23,000字

1957年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00

統一書號：7009·62

定價(5)一角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 青年思想修養讀物 ·

共产主义人生观	馮定著
新道德和新青年	許諾著
青年都要做道德高尚的人	本社編
什么是青年的幸福	本社編
什么是进步的标志	柯夫著
交朋友的道理	謝覺哉等著
青年應該成为什么样的人	本社編
做一个社会主义知識分子(譯出)	黃磷著
青年从中共“八大”文件中学习些什么	本社編
为什么反对个人崇拜	張香山著
做一个优秀的營業員	姚仲文著
学会想、問和做	謝覺哉著
怎样做計劃和怎样做总结	郝成著
向科学进軍的正确道路	本社編
和青年朋友談談学习中的問題	如潛著
論学习	如潛編
和青年朋友談談身体健康問題	黃樹則著
和青年談鍛鍊身体	施中著
和青年談古論今	袁愚明著
一个令人深省的故事	本社編
誇耀自己的人	本社編

論“出名”和榮譽問題

楊 耳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目 次

論“出名”和榮譽問題.....	3
革命者生活中的不健康現象和政治无关嗎？	24
和青年們談談想成为职业作家的愿望.....	33

論“出名”和榮譽問題

关于“出名”和榮譽的問題，有些觀念不容易一下子弄清楚。我們常常听到有的同志檢討自己的“名位思想”，但又有人說，既然苏联和我国都有許多英雄和模範人物，他們都获得了各种公开的表揚而“名聞全國”，因此，用“名聞全國”来做自己前进的推动力并不算錯。

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就不能不研究一下：“出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从古到今有許多人要追求它？过去时代中的人和无产階級革命者对“出名”是怎样看待的？“出名”和榮譽有什么关系？还有，究竟可不可以把“出名”当做自己前进的“推动力”？

自然，这些問題中有些是很复杂的，这里只就其中几个方面加以粗略的討論。

过去时代中的名人是怎样“出名”的？

在所謂“成名思想”的問題上，人們的思想受过去时代的影响是很深的。我們先来看看过去时代中“出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翻开了历史書，就可以发見，过去各个时代中都有許多“出名”的人物。有“名君”、“名臣”，有“名將”、“名相”，有“名儒”、“名医”，还有“名匠”、“名僧”和“名优”……。有許多名人

的名字，在当时曾是“名聞天下”，其中有些人不仅在生前有名，身后也長期地被人不忘。

“名人”一詞，經常是指着众所周知的、名声美好的人而說的，但有时也包括名声并不好而“有名”的人在內。自然，人們不能无缘无故地去傳播或記憶一些現代和古代人的名字。那末，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們去傳播一些名人的名字呢？每个人从自己的經驗中可以体会到，当提到已經知道他們事迹的名人的名字的时候，我們心里就会涌起各种不同的感情。在我們的心中，有一些名字是偉大的，响亮的，它們放射出耀目的光芒，它們具有震动人們心弦的力量。它們引起我們尊敬和爱戴的感情，召喚我們去学习这些名字的主人的优秀品格，学习他們的为人民幸福进行卓越的努力。另外有一些名字，在我們的心中却是渺小的，耻辱的，它們所引起的情緒和看到一条毒蛇或一只死狗所引起的相似，这就是憎恨、嫌惡和鄙視。各种各样的名人的名字，可以引起各种各样的感情，但是，不管这些感情如何錯綜复杂，大体上不外是对他事迹的贊揚、感謝和欽佩，或者，是对他事迹的反对、厭惡和鄙視。由此可見，人的“出名”和被人爱憎是有关联的。

一个人的行为虽然引起了旁人的爱憎，但是，如果不經過必要的宣傳，并且使这种宣傳被許多人接受，他仍然不能“出名”，或者即使“出名”，它的範圍也很有限。所以，名人常常是經過宣傳而被許多人爱戴着或者被許多人憎恨着的人。

在过去时代中，这种宣傳是由誰来进行的呢？可以是人民群众，也可以是統治階級。举例說，在古代，一个医生的“出名”，首先是依靠治愈病人的本領，然后是許多被治愈的病人和他們的家屬感謝他，由于感謝他，就要代他傳播，如果他又

得到有势力的或有地位的人送匾額，发傳單，甚至通令“旌表”，那就有很大的可能成为“家喻戶曉”的“名医”了。那时候的劳动人民主要靠“奔走相告”来宣傳，而統治階級的宣傳却可以利用手中的政权力量来进行，例如，他們可以用加官晉爵、立牌坊、刻碑碣，直到“宣付史館”的办法，帮助一个人成名，并使他“名登青史”。由此可見，一个人要能够“出名”，就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或政权的力量的支持，或者，他既得到人民群众的愛戴，又得到政权力量的支持。相反，如果他既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又得不到統治階級的幫助，“出名”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美名”和“惡名”是由什么决定的？

那末，过去时代中，劳动人民或統治階級，輿論力量或政权力量，根据什么标准来决定对一个人的支持或反对呢？

我們如果从历史上許多名人所以留下“美名”的具体原因加以比較和分析，就会发見，有的人获得“美名”是因为他們英勇地反抗了外族侵略者（例如岳飞和文天祥），有的人是因为他們在科学上有創造（例如張衡、祖冲之和李时珍），有的人是因为他們在文学艺术上有成就（例如李白、杜甫、曹雪芹）。这一些人作出了对人民真正有益的貢獻，因此，他們应当得到光荣。人民傳播他們的名字，紀念他們，歌頌他們，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所以留下了“美名”，却仅仅因为他們替一姓王朝或一家之主尽了奴才式的忠誠，或者因为他們用愚蠢的、甚至近于荒謬的行为替父母尽了“孝道”，或者，象一些妇女，她們在年青的时候死了丈夫或未婚夫而終身不另嫁。这些人被当做值得学习的典型而大肆宣傳，其原因显

然和前面一类人被宣傳的原因是有所不同的。我們如果再从相反的方面，即把許多人在历史上留下“惡名”的原因加以考察，我們也会發見类似的情况。有些人留下“惡名”，是因为他們出賣祖國（象秦檜），殘害人民（象桀和紂）。這一些人既作出了對人民有損害的罪行，或是具有人民最痛恨的品格，因此，他們獲得了耻辱。人民反對他們，鄙視他們，這是不難理解的。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他們留下了“惡名”，却是因为他們領導人民反抗壓迫（例如从“赤眉”、“黃巾”到后来各次農民起義的領袖都被封建階級咒罵作“盜匪”），或者因為他們堅持有某些進步性的改革（例如王安石曾長期在一部分封建統治階級中被咒罵），這些人被反對的原因，顯然和前面一类人被反對的原因也是有所不同的。

从這些較複雜的現象中可以看到，在有些情況下，“美名”和“惡名”是人民群眾、有時是全社會對一個人的功績或罪行的正確的和公平的評定。在這種情況下，“美名”和光榮、“惡名”和耻辱是一致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情況下，“美名”未必能代表光榮，“惡名”也未必能代表耻辱。因為，在“美名”和“惡名”的評定當中，反動勢力的褒貶的標準，和人民群眾褒貶的標準常常並不一致，有的還是完全對立的。這樣就發生了“美名”和光榮之間、“惡名”和耻辱之間不一致的現象，二者間分裂的現象。

解釋這種矛盾現象的鑰匙，就是歷史唯物論所告訴我們的，階級社會中不同的階級有各自不同的利益，也有著不同的道德體系和善惡的標準。封建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階級地位，就要宣傳奴才的“忠”，吃人的“孝”，因此他們就要宣傳許多“忠臣”“孝子”的事跡，使這些人“名震一時”，直到“名垂千

古”，以便麻醉人民群众的思想，巩固封建的秩序。而一切革命群众的领袖，自然只能被他们当做所谓“人人得而誅之”的“乱臣贼子”了。至于封建社会里的农民，他们除了不免要受到统治阶级的欺骗和麻醉，常常还另外有自己的善恶标准；他们把辛勤劳动当作善，把为富不仁当作恶；把帮助别人的“义气”当作善，把见死不救当作恶。当他们觉悟到必须起义反抗的时候，他们把劫富济贫当作善，把怯懦自私当作恶。为了进行阶级斗争，农民常常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来宣传许多反抗地主斗争中的英雄。这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对“美名”和“恶名”的不同的标准。至于到了资本主义时期，这种标准就有了很大的改变，资产阶级的社会在形成之后，就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的，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与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无别的关系。“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去代替了用宗教与政治的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因此，资产阶级所要表扬的是最善于剥削致富的“工商巨头”、“产业大王”、利己哲学的宣扬者。他们向工人阶级灌输的道德观念是为了使他们甘心忍受剥削。他们所要表扬的是工人贵族和工贼。至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阶级，当他们阶级的自觉性日益提高之后，他们就形成了与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道德观念，他们所要表扬的先进人物是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具有集体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阶级战士。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评定“美名”和“恶名”的尺度是不同的。

这里也可以看出：社会全体或社会的某一个阶级，帮助某些人“出名”，就是为了要把他们的行为、品格，作为表扬或反对的具体榜样，向全社会去宣传。这种宣传，在阶级社会里，

實質上就是某一个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來傳播有利于自己階級的思想、觀點和道德標準，以便造成輿論的力量，並且在人們的內心造成一種抑制的力量，來調節人們之間的關係。

所以，一個人如果有了“奇操異行”，而這種操行如果能夠產生對某一階級特別有利或有害的作用，他就會被某一些人宣傳而達到“出名”。當他“出名”之後，他和他的名聲就被這個階級的代表人物或領導集團用來作為影響社會思想、道德觀念的工具。因而，每一個有代表性的名人，總是一定歷史時期一定階級願望集中的反映者。例如，唐太宗是封建地主階級的理想人物之一，而宋江却是封建社會中革命農民的理想人物之一。

因此，“出名”的標準是有階級性和歷史性的。

所謂“出名”的階級性，就是在這一階級認為光榮的、可以獲得“美名”的人，在另一階級可能認為是不光榮的甚至是耻辱的人。反過來，這一階級認為耻辱的人，另一階級却可能認為是光榮的人。這種階級性的突出的表現之一，就是階級社會中的“毀譽不一”的現象。例如，清朝皇帝把曾國藩、武訓說成是救世主和“義丐”，農民卻說他們是劊子手（“曾剃頭”）和奴才。又如被人民看做“扶危濟困”的“及時雨”的宋江，却被宋朝統治者說成匪和盜。正是由於社會的輿論經常被統治階級所掌握，許多從事進步事業的和人民有較多聯繫的人，常常必須有勇氣不顧反動統治者和世俗的“毀”“譽”，才能堅持自己的正義的事業和節操，因此，歷史上許多卓越人物常常發出“世譽不足慕”“那管世人誹謗”的宣告，表示要在“紛紛責難”的環境中堅持走自己的道路。此外，人民群眾對統治者按照自己的偏見而妄加褒貶的人，也常常置之不理，例如很多被

褒揚得直上青云的庸人和俗物，很快就会被人民完全忘却。这些，正是表示“名”的标准是随着阶级不同而不同的。这里要附带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尽管各阶级有各不相同的“成名”的标准，但是，在全社会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标准。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能认为历史上统治阶级所要表扬的一切的“名人”和他们的言行，都是劳动人民所反对的。这里又有許多错综复杂的情况。例如，某些统治阶级在带有进步性的时期所表扬的人物当中，确实有許多对推进历史有功的卓越人物。这些人就可能成为全社会所尊重的名人。而某些时候，统治阶级由于不能違反人民的輿論和为了欺騙人民，也不能不表扬一些人民群众所热烈拥护的爱国英雄和偉大的人物。在估計统治阶级所反对的人物中，也要估計到类似的复杂的情况。而自然科学家的聞名，一般受到阶级的斗争的影响比較小，他們的名声，常帶有較大程度的或全社会公認的意义。

所謂“名”的历史性，就是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成名”的标准。例如，封建时代的英雄，在资产阶级看来常常是不可理解的，而资产阶级所拥戴的“名人”，也必然是封建社会所不能产生的。这就是說，“成名”的标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但是，我们这里也不能理解为某一时代中所推崇的偉大人物，到了后一个历史时期，就都会变成沒有意义的了，后人就不再記憶他們或受到他們的影响了。虽然具体的道德标准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但是某些不同历史阶段的道德观念中，可以有着某些相同的东西，例如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既都是私有制的社会，这些社会中的财产私有主的道德观念都反对偷盜，所以，以“清廉”著称的名人可以在

私有制社会的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得到称赞。除此以外，某些卓越人物由于他们对历史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因而他们的影响流传得很深刻很久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坚强的意志、高度的热情和艰苦卓绝的努力，都能够长期地被后世的人们所景仰和学习。所谓“名垂千古”，**就是指这种情况说的。**

自然，这种“出名”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又是互相结合着的，不能机械地分割的。

什么是阶级社会中“成名思想”的根源？

前面，我们对阶级社会中“成名”问题作了初步的考察。下面，我们再来考察过去时代中人们的“成名思想”和这种思想所起的作用。

一般所说的“成名思想”，都是指着希望自己出“美名”和“留芳百世”的意思而说的。从过去时代遗留下的书籍里，可以发见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艺家，都曾表示他们有着这种“成名”的思想。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是说“君子”怕活了一辈子而不成名。司马迁说，“立名者，行之极也”，又说要把自己的著作“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东汉初年“重名节”，社会上许多人都努力用自己的“奇操异行”来取得名誉。以恬淡出名的陶渊明，赞美地分析荆轲在入秦前的心理是：“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诗人（包括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篇中讲到希望自己“出名”的地方很多。宋代爱国的大词人辛弃疾的词中勉励友人“赢得生前身后名”。至于俗语所说的“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也反映了劳动群众对“出名”问题并不是没有兴趣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发

見一些說自己被“虛名所誤”之類的感慨和勸人不要為“身外之名”所牽累之類的警句，但它們所反映的實質，常常並不是對“出名”的不關懷，而不如說是正相反。這種強烈的“出名”的願望，有時候竟發展到可笑的甚至荒謬的程度。例如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劇本里，就有兩個地方紳士要求那位被錯當做欽差大臣的人把自己的名字去告訴沙皇。這雖是戲劇家的諷刺，却也反映了真實。又如某些沒有可能“名揚後世”的人，他們的妻子兒女卻會去請求一個有名的文人撰寫一篇墓志銘，以便自己親人的名字隨同這些名人的文集達到“流傳千古”的目的（在韓愈的文集中，就有這樣的事例）。而且，還有些極端利己主義的野心家，他們既不能為人民謀福利的功勛以求“不朽”，竟然提出所謂“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這自然是極個別極特殊的例子。但是可以看出：社會創造了為自己服務的工具——“名”，而這個工具既經創造出來，就有着怎樣巨大的支配力量。這個力量，有些情況下甚至可以起一種可怕的破壞性的作用了。

為什麼那時的人對成名有着強烈的願望呢？這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考察：

第一個原因，在馬克思主義出現之前，人們對於歷史發展動力的認識，往往歸之于杰出人物的個人英雄作用。對於勞動人民的決定性的作用，那時候的人們或是不認識它，或是不承認它。處在歷史的幼年時期的民族中，常常流傳着關於他們聰明而勇敢的祖先的傳說，而歷史進步的功勞往往就被夸大地甚至完全歸之于某些個人身上（例如中國的“黃帝”和後來的堯舜，都被推崇為許多事物的“發明家”）。這種看待個人作用的觀點，不只是在遠古時期存在；在高度發展的封建社

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占居統治地位的历史觀还是相信只有“英雄”才能“造时势”。統治階級利用了这种历史觀。他們常把自己的領袖人物描写成为特別偉大和有特殊才能的，他們竭力利用人民群众对这些“圣人”“英雄”的个人景仰和崇拜，来巩固自己的階級統治。过去时代中許多卓越人物，同样受着这种世界觀的支配，他們也往往認為自己的功績——对社会进步所作的貢獻，只是个人英雄作用的結果，是和人民群众的勞績无关的。因此，他們也往往認為“得名”的光荣是人民對他們应有的答謝，而如果自己竟然“沒世无聞”，那就不仅要感到郁郁寡欢，而且还要高喊不公平了。这种把历史面貌看做是由个人决定的历史觀，是人們热烈希望出名的思想基础。

第二个原因，是在上述这种思想基础上，階級社会中的統治階級充分利用自己掌握政权的有利条件，使人們的荣誉感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来发展。他們用公开表揚典型人物的方法，来宣傳有利于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觀念。他們宣傳說，只有按照他們的道德觀念办事才是光荣。他們既給自己所要表揚的人以“精神獎勵”——名譽，又抬高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吸引他們来帮助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統治。二十二史札記說，东汉的征辟官員，首先要找有“名譽”的。“名位”、“名利”很早就成为联系在一起应用的詞汇了。这种“名權利鎖”，既然是服务于統治階級的利益的，所以，当統治階級起进步作用时期，他們可以使“名”为正义的目的服务，这时候的“美名”和光荣是統一的。例如，美国資產階級在立国初期所推崇的華盛頓、林肯，是曾經起过进步作用的人物。而統治階級在进入反动时期，就必然使“名”为反动性的目的服务，这时“美名”和光荣就分裂了。帝国主义者为了发动爭夺殖民地的战

爭，利用所謂“保卫祖国”的“荣誉感”来欺騙工人階級替他們充当炮灰，就是最明显的例証之一。

由此可見在私有制社会中，“英雄造时势”的世界觀是人們愿意“成名”的思想基础，加上統治階級以政治經濟力量来利用“名”这一工具，这就大大有助于形成社会上“好名”的心理。

这不是說，过去时代中沒有輕視“成名思想”的人存在了。这种人是不少的。这种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缺少荣誉感的人，而常常是相反。一种情况是前面曾經說过的，一些人由于自己的正义事业遭到反动派和世俗的誹謗，所以看穿了“名”被反动派利用的實質，因而鄙視那些反动派所設下的“名利”的圈套。另一种情况，是由于他們看到許多“名不副实”、“名过其实”的現象，看到許多追逐虛名的欺騙行为和丑惡行为，例如某些野心家裝出悲天憫人的假面具，实际是为了騙得“天下归心”以便夺取政权；某些不学无术的知識分子偽裝“名士”，实际为了想作官；許多資本家、市儈为自己的“信誉”吹噓，实际为了更多地賺錢；因此，他們采取了不与“同流合污”的“清高”的态度。所以，在輕視“声誉”的人們当中，有許多人已經看到在階級社会中“名”和荣誉分裂的一面了。

因此，究竟“成名思想”在階級社会中起着什么作用呢？显然，它的作用是不小的。一方面，千秋万載优美的名声，曾鼓舞过多少临危授命的烈士和在寂寞中艰苦劳动的科学家、艺术家，使他們得到极大的鼓舞和安慰；另一方面，在“得名致官”“名利双收”的誘惑下，又有多少人为了盜取声名，不惜作出自我吹噓，剽窃旁人劳动成果，甚至做出打击旁人、提高自己之类的欺騙的、卑劣的行为。因此，不應該說过去时代中人